



陆天明当代作品精选

命运(下)

陆天明◎著

大国崛起的宏伟史诗
为官者读 经商者读 修史者读

MING
YUN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陆天明当代作品精选

命运



陆天明◎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六十二章

下午时分，冯宁正在他住的那间小工房里结算最近这一个时期以来的资金账时，一个工人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通报说：“冯老板，你快去看看，咱们外运的玉米全都退回来了。”这个消息让冯宁大吃了一惊。这批运出的玉米，几乎动用了冯宁手头上所有的可以使用的资金。如果出了问题，冯宁不仅会把老本全亏了进去，还会因此而背上一笔相当沉重的债务，这笔债务可能会使他在好多年里都难以翻得过来。

冯宁赶紧跑到货场上。四五挂满载着玉米的卡车刚刚停稳。领头的那挂车的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喊叫道：“有人卸车没有？”

冯宁忙冲过去：“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先别卸货……”

司机一听有人嚷嚷着不让卸货，心里先就烦了，横着瞪了冯宁一眼道：“你是哪棵大葱？”

一个工人忙上前介绍：“他就是我们老板，这些鸡饲料的发货方。”

司机再瞟了冯宁一眼，冷笑道：“就是你啊，把这些发了芽又发了霉的东西假充好货拿去蒙人？”

冯宁忙说道：“先别急着卸货……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说着，便拿起一把专用钢钎，跳上车，把那把专用钢钎用力捅进麻袋里，然后取出一些玉米粒儿。这些玉米粒儿确实是既发了芽，又已经开始变黑了。

他不甘心地又踩着高低不平的麻袋冲到车厢的另一个角落处，从另一个麻袋里取出一些样品。那些玉米粒儿也发了芽，又变黑了。他接着把钢钎捅进第三个麻袋、第四个麻袋里……取出的玉米粒儿样品，无一不是发芽变黑了的。冯宁绝望了。别人要你的玉米粒儿是做饲料的，发芽发黑变质了的玩意儿，别人当然要退货。他呆站在那些麻袋上，茫茫然地向另外几辆卡车看了一眼，然后又疯了似的向其他几辆车冲去。他希望这几车东西至少能有一两辆车的玉米还能换回一点钱来，不至于让自己瞬间变成一个破产的“绝户头”……

但是，在那几挂车上，他仍然没有抽出完全没有变质发霉的玉米样

品来……

他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指挥那些个工人卸下这些麻袋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在司机手中的退货单上签字的，更不知道那些个卡车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开走的……眼前这场不大不小的雨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下起来的……一切都变得那样的茫然不觉，又是那样的荡然无知。完全空白的脑海中始终在回响的只有这样一个声音：“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

等恢复了些许的知觉后，他只看到自己蹒跚地行走在市内一条陌生的小马路上。自己怎么会跑到市里来的？不知道。天上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小豆粒般的小雨。既没打伞也没穿雨衣的冯宁呆呆地坐在街边林荫下的一个石墩子上。不断有人匆匆从他身边走过，多数人都向他投来关切的一瞥，但没有人停下他们匆忙的脚步，更没有人来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如此失魂落魄。不一会儿，两个带着少先队红领巾的女孩儿发现了冯宁，但她们不敢贸然地上前询问，便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下了，小声地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没勇气走近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两个男孩子，四个人围在一起，又嘀咕了一阵，但等他们决定鼓起勇气要采取行动，去关心一下这个在雨中有失常态的“大哥哥”，转过身去看时，那个“大哥哥”却不见了，那个石墩子上已经空无人影了。

第六十三章

每天临近晚饭时分，是这个职业中介所一天里最空闲的时候。说它“空闲”，只是说来这儿寻找劳务工的雇主少了。雇主们——这些在深圳已经相对地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和生活的人，这时候已经找到了他们所要雇用的人，即便没雇到的，这时也赶着回家去忙晚饭，或者得去参加预定的应酬和约会，只有那些劳务工们，那些还没有被雇主带走的劳务工，来深圳求职的碰一碰运气的年轻男女们，带着随身的行李卷，仍然挤在中介所里，用期待和疲乏的神情，任劳任怨地等待着这一天里最后的奇迹出现。

这时候，陶怡带着冯宁走进了这个职介所。

清醒过来后，冯宁在大街上又漫无目的地游逛了好大一会儿，确认自己

不仅清醒了，而且也已经镇静下来了以后，他去找陶怡了。为什么要去找陶怡？难道陶怡能给此时此刻处于绝境中的自己以决定性的帮助？当然不可能。但为什么还要去找陶怡？他真的说不清。他只知道，心里的一个直觉在推动自己去找陶怡。同样说不清的是，很绝望时，自己只要想到这个小丫头，心里就会泛起一种让自己无法回避的温暖感……见到陶怡，他并没有很详细地告诉陶怡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聪明的陶怡还是感觉到“兵哥哥”出了大事，他一直为之努力的向往着的“饭碗”砸了，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待业”了，被逼进了绝境。她不容他抗辩，坚持带他来这个职介所，让他见一见尤妮。

尤妮那个经理办公室窄小而且有点零乱。冯宁见尤妮的第一眼，就认定，这个脸色有点苍白，脸形有点窄长，眼神特别凌厉，胸部却并不饱满的“女孩儿”是个可以交往，而且一定还是个值得交往的人。

陶怡先向尤妮说明了他俩的来意。尤妮便直接向冯宁发起问来：“你有什么特长？”冯宁刚想回答，陶怡抢着回答了：“他手特巧，脑袋瓜也特灵活……”尤妮瞪了陶怡一眼：“是他叫冯宁，还是你叫冯宁？”陶怡只得不作声了。

尤妮回过头来，又重新问冯宁：“到底有什么特长？”

冯宁说：“当兵的，没什么特长。”

尤妮一愣。

陶怡也一愣。

尤妮咧开她那张好看的大嘴，乐了：“你没特长，来我这儿干什么？”

冯宁平静地反问：“你屋外那么些人，都是有特长的？所有从农村到深圳来打工的男女，都是有特长的？”

尤妮叫了起来：“哎哎哎，你是来跟我找别扭的，还是来求我替你找工作的？不想谈，那就算了！”这时，有人叫她，说外头有人来找临时工了，她便匆匆对陶怡说了声：“你们等我一会儿。”就去外头了。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陶怡给冯宁使了个眼色，让他跟她上外头去说话。一走出职介所的门，陶怡又把冯宁带到楼下，上了大街，陶怡就责备道：“你刚才怎么这么跟人家尤经理说话？你是存心跟人家尤经理过不去还是怎么的？人家好不容易替你说通了尤经理，她都答应替你找个工作了。”

冯宁笑道：“我总得说实话。”

陶怡：“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兵，总学了许多本事的吧？”

冯宁：“当兵的那一套，她这儿用得上吗？”

陶怡：“那你也不能说自己啥也不会。”

冯宁笑了笑：“不说这事了。咱们吃饭去。”

陶怡气呼呼地说：“吃饭？你还有钱请我吃饭吗？”

冯宁说：“咱吃不了大饭店，还不能吃大排档？吃不了生猛海鲜，还不能吃家常小吃？吃不了下顿，还不能先把眼前这一顿塞饱了？嗤，我还不信了，尿还真能把活人憋死了！”刚说到这儿，冯宁突然不说了，他看到尤妮直直地向他们走了过来。

尤妮不高兴地揶揄道：“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啊？这是什么礼数？”

陶怡忙解释：“不是不是……”

“不是个啥呀？”尤妮说着，又转过身去对着冯宁说道，“冯宁，我警告你，你再跟我斗嘴，我绝对不会再管你这屁事。”

陶怡忙说：“刚才……冯哥他不是存心的……”

尤妮瞪了陶怡一眼：“小丫头，我跟冯宁说话，你少插嘴！”

陶怡不作声了。

尤妮接着说着：“今天我们先不说别的，你先跟我澄清两个事实：第一，听陶怡说，你曾经在蛇口干过，而且干得特别出色，替余涛出过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点子，连那么牛皮的余涛都非常赏识你。这是不是真的？第二，余涛后来想留你，你更牛皮，居然拒绝了余涛的挽留。这也是真的？假如这两档子事都是真的，那我倒要问了，余涛都留不住你，你上我这儿来干吗？你知道我这儿是干什么的吗？介绍人去当保姆、钟点工、电工、服务员、天车工、车工、铣工、保安、门卫……这些活儿你愿意干吗？干得了吗？”

冯宁笑了笑：“怎么的，咱们就在这大马路上说？”

尤妮脸略略一红：“我又没让你们上大马路上来！”说着，把他俩又带回到职介所办公室里。冯宁说道：“先回答你前边的两个问题。第一，我在蛇口，确实出过一个点子，那个点子也确实起了一点作用。但必须说清楚，这点子不是替余董事长出的。那会儿我纯粹就是码头工地上一个卖苦力的，跟余董隔着十万八千里哩，怎么谈得上去替他出点子呢？”

尤妮说：“那出那个点子是怎么一回事？”

冯宁说：“当时出那个点子，就是觉得，现在通行的这个劳动报酬制度对我们这些卖苦力的太不公平。我也就是想替自己和工友们找回一点该归我们所得的那点血汗钱而已……并没有想到要改革啥制度……”

尤妮说：“行了。说第二点。简明扼要！外头还有一大帮人等着我哩。”

冯宁说：“第二点，后来余董确实想留我来着，我也确实婉拒了。理由嘛……要说理由吗？”

尤妮说：“当然要说。”

冯宁说：“理由说起来也很简单。我拒绝，既不是对警察这门职业有什么不敬，更不是对余董本人有什么不敬。你大概也知道，我是当兵出身，对警察这一行有天生的亲近感；对余董，那就更别说了，在蛇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对他特别敬重，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上深圳来，目的就是想试着能独立做点事，所以……”

尤妮说：“想挣一份大钱？”

冯宁说：“一开始真没有想到钱的问题。”

尤妮说：“跟我不说真话？”

冯宁说：“不管你信不信吧，一开始我真没想钱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长这么大，从来没缺过钱花。后来到部队，更没觉得钱是个问题。倒是这两天，一下穷到了叮当乱响的地步，才明白，钱这玩意儿，一旦缺了它，还真是个大问题。”

尤妮说：“可我这儿不可能帮你去挣大钱。”

冯宁说：“明白。”

尤妮说：“我也不可能替你找一个马上就能让你独立发挥才干的职业。”

冯宁说：“这我也明白。”

尤妮说：“因此，结论只有一个：你走错门了。我这儿供不了这么个菩萨，你也不应该来敲我这个庙门。”

陶怡忙叫了声：“尤姐……”

尤妮立即打断陶怡的话：“你小丫头别插嘴。”然后又转过身来重新对着冯宁说道，“我看你来当这个职介所的经理倒挺不错。但问题是这个职介所只有一个经理的位置。你干了，我干啥？”

陶怡又说：“尤姐，他啥活儿都能干的！真的，冯哥这人特别好！”

尤妮瞪了陶怡一眼：“小丫头，我这儿是职业介绍所，不是婚姻介绍所！”

冯宁觉得这样较劲儿下去，事情准得搅黄了，就对尤妮说道：“那我再想想吧。也麻烦你再替我留个神，如果有合适我干的活儿，麻烦你替我留着。刚才小陶怡有句话说得不错，我其实是啥活儿都能干的，在蛇口，我不照样

在工地上干苦力推车运土吗？人到这份儿上，不还是先得混口饭吃？”等尤妮答应下来，两人便走到了大街上。这时，街上早已是万家灯火了。

陶怡沮丧地问：“我们去哪儿？”

冯宁反问：“你有地方去吗？”

陶怡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我有地方去……昨天尤姐替我介绍了个保姆的活儿……那家大姨本来让我今天就去她家的……”

冯宁忙说：“那好啊。只要有落脚睡觉的地方就行。”

陶怡不放心地问：“那你呢？”

冯宁嘿嘿一笑道：“嗨，我一个堂堂七尺汉子，还愁那个？实在不行了，哪个桥洞下面窝一夜也没啥。”

陶怡忙说：“那怎么行？”

冯宁说：“我不过就是这么说说罢了，当然不会真的到桥洞底下去混。还没差到那一步。”

陶怡问：“那你今天晚上有地方睡吗？”

冯宁说：“还回我工房去啊！”

陶怡问：“他们不是要你搬出那工房了吗？”

冯宁说：“那我也有地方睡觉。你就别操那个心了。”

两人回到冯宁原先一个人单独住的工房里，把属于冯宁的那点东西打成两个行李包。然后，由冯宁扛着那两个行李包，一起走到另一处大工房里。那里是个集体宿舍，全是双层床。屋里拥挤不堪，也凌乱不堪，自然也混合着这样的大宿舍里常有的那种鞋臭和汗臭。有些民工蜷缩在他们肮脏的被窝里，已经睡了。多数没睡，在聚众打牌。这些不睡觉的民工已离家多日，不管在老家结过婚的还是没结过婚的，这时都用异样的、多少有些饥渴的眼神打量着陶怡这么个年轻而偏偏又特别秀丽的女孩儿。冯宁走到大房子最里头一个空床前，把自己的东西往床上一扔。

陶怡想帮冯宁收拾一下床铺。冯宁示意陶怡别收拾了，赶紧走。走到大工房门外，陶怡拿出一点钱给冯宁。

冯宁一愣：“干吗？我有钱……”

陶怡说：“行了行了，你有钱？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几车玉米把你赔了个底儿掉，还逞能？！”

冯宁犹豫了一下，拿过钱来，从中取出一张五元的藏进衬衣口袋里，把

其余的又塞回到陶怡口袋里。

陶怡忙从口袋里又取出那张票子：“你干吗呀？！”一边说，一边把钱再次塞给冯宁。

这时，有一辆旧吉普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三个年轻人，气势汹汹地向大工房走了过来。冯宁瞥了那三个人一眼，忙把陶怡拉到暗处，悄悄地催促道：“你快走！”

陶怡一惊道：“怎么了？他们是什么人？”

冯宁压低了声音：“听着，这几个人是来找我的。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在这儿待着别动。等我走了，你赶紧走。在人家里好好干。一定要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都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一定要相信，我不会让你在人家干太久的。”说着，便迎着那三个人走了过去。

不一会儿，陶怡便看到，那三个人带着冯宁往外走去。那三个人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做假工牌的“傻瓜”。他们带着冯宁横穿院子，又穿过那条黑森森的林带，继续往外走。这时，冯宁有点犹豫了。因为再往外走，就出了这个货运站了，到了一个比较荒芜的地方了。到那儿，如果他们要跟他来横的，他不是不可以对付一阵，但毕竟是三比一，再说，他身上也没带什么防身的家伙。一旦吃亏了，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于是，他站了下来。紧接着，那三个年轻人也站下了，神情里流露出那种狠劲儿，似乎冯宁今天晚上不跟他们走，是绝对不行的。

冯宁习惯性地放眼向那荒芜的地方看了一下，想琢磨出一个应急的办法。他看到在那边浓重的夜色中，正停着刚才看到过的那辆旧吉普车。那车不仅亮着车大灯，发动机也没熄火，在那儿沉重地轰响着。车里有个人在沉闷地抽着烟，借助那烟头一明一暗的微弱火光，冯宁约略地看出，那人好像就是那个见过一面的“栾叔”。看到今天为首的不是那个傻瓜，而是“栾叔”，冯宁本能地放松下来，直觉告诉他，“栾叔”还不至于带人来“废他”。果不其然，这时，“栾叔”已经下车来了，朝着这边三个人招了招手，三个人便把冯宁带到了吉普车跟前。

“栾叔”让冯宁上车谈。冯宁稍稍犹豫了一下，也朝车里打量了一眼，见车里是空的，觉得就是动起手来，这单个的“栾叔”，也不是自己的对手，便跨上车，却把自己这边的车门虚开着，但凡对方有什么不利于自己的举动，也便于脱身。

但看来“栾叔”并没有跟他耍横的打算，只是嘲讽道：“余涛请不动你，我姓栾的也请不动你，软的硬的都不吃，你小子有种啊！”

冯宁一边暗自把着那车门，一边说：“您这话说得有点夸张了，栾哥，我现在已经混到连给自己单独放张床的地方都找不到了，还值得栾哥您亲自来跟我较劲儿吗？”

“栾叔”说：“跟我干，我保证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冯宁说：“栾哥能心平气和听我说两句吗？要是不能，今天你想卸我胳膊还是卸我腿，我冯宁悉听尊便。但我还是希望栾哥能听我说两句。”

“栾叔”掐灭了烟，把烟头扔出车窗外，重新关好车窗，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做出一副居高临下听“汇报”的样子，等着冯宁开口。

冯宁不习惯车内那么重的烟味儿，便去开车窗，但是，刚摇下车窗，“栾叔”探过身来，又把车窗摇上了。他不喜欢开着窗子说话，也不想让车外的人听到他和冯宁的谈话。

冯宁没再坚持要开窗。

两人稍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冯宁说道：“栾哥，说到要过舒服日子，说到‘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请你想一想，我老爹是解放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老家那么个只有三四十万人口的小城市里，又当了一二十年的中学校长，应该说是桃李满天下，全城每个角落都有他的学生。他的学生都有当了地区行署专员的了，还有到省里去当了厅局级干部的。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大舅子小叔的，又都分布在这个小城市的各个岗位上。如果说只是为了过日子，我完全不必到深圳来。光靠这些关系，我在老家想办什么事办不成？想要什么得不到？说句实话，您栾哥听着千万别生气，要是搁在我老家，你栾哥此时此刻，绝对不敢这么抱着膀子，抻着腿，爱理不理地跟我说话。我这是有啥说啥……”

“栾叔”本能地放下抱在自己胸前的胳膊，略略地坐直了上身。冯宁接着说道：“我爹死了。他老人家临死前，留给我几句话。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不要……”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栾叔”以为他不说了，忙问：“让你不要干吗？”

冯宁说：“这一句没说完，就咽气了。”

“栾叔”说：“我禽……”

冯宁说：“你禽啥呢？！姓栾的，请在咱们谈论我父亲的时候，放尊重些！”

“栾叔”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冒犯你父亲的意思。他让你不要，总不是让你别跟我姓栾的一起干事吧？！那会儿，他知道我是谁呀！”

冯宁说：“我父亲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人。我一直在想，他说的这个‘不要’，会是什么……”

“栾叔”挖苦道：“也不会是不让你留在蛇口当警察。”

冯宁却很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道：“那是……他不会想得那么具体……”

“栾叔”说：“你琢磨了这么长时间，觉得最大的可能，他老人家说的这个‘不要’是什么意思呢？”

冯宁说：“后来我读了他的日记，先是悟出他可能是让我别恨东阳这个地方……”

“栾叔”不解地：“东阳？啥地方？”

冯宁忙说：“就是我老家。但后来我又琢磨，最大的可能……最大的可能……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最大的可能是让我‘不要轻易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去屈从世俗的眼前利益’。”

“栾叔”揶揄地撇撇嘴：“深刻，太深刻了嘛。”一边说，一边把手不自觉地伸到口袋里，玩弄着那把明光锃亮的电工刀，一会儿把刀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会儿又把它塞回到口袋里。

冯宁说道：“所以，栾哥，你就别逼我了。你到深圳来也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你能瞧得起我，我挺感激的。但咱俩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咱们做个好朋友吧。说不定，今后栾哥还有用得着小弟我的地方，到时候，只要栾哥不嫌弃，只要小弟有能力，小弟我一定鼎力相助。”

说完，冯宁拉开车门下车走了。

那几个正在车外闲聊着的哥儿们见冯宁突然走下车来，向那林带里走去了，不觉一愣，忙上前来问“栾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栾叔”板着脸，半天也没答话，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掏出那把电工刀，用力扔去。电工刀追随着冯宁走去的方向，在夜晚的路灯下，闪亮地向着冯宁后脑勺飞去，却不偏不倚地插进了冯宁正前方一两米处一棵大树的树身上。

等冯宁刚回到院子里，陶怡急匆匆带着两名警察跑了过来。

陶怡喘着问：“你没事吧？”

冯宁瞧瞧两位警察，问陶怡：“怎么了？”

陶怡忙说：“我报110了。”

冯宁忙再对陶怡说：“嗨，啥事也没有，你报啥 110？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再跟两位警察道了歉，编了个情况，把两位警察打发了，再送陶怡去回城的公交车站。不一会儿，一辆公交车就向这边驶来了。

陶怡赶紧对冯宁说：“你回吧。”

冯宁却说：“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我保持联系。你要相信，我不会让你在人家当太长时间保姆的。”

陶怡不放心地上车了。车一启动，陶怡就扑到车窗外，把头探出车窗外，对冯宁做了个有点古怪的手势。冯宁一开始并没看明白陶怡这个含意并不很清楚的手势的意思。后来，陶怡特别着急地又指了指上衣口袋。冯宁有点明白过来了，马上把手伸进自己上衣口袋里。果不其然，陶怡在上车前，偷偷地又把钱塞到了冯宁口袋里。冯宁掏出钱，赶紧追上去。但这时车子已经提速，已经追不上了。

以后的几天，冯宁每天都进城去逛职业介绍所。深圳到处都需要人，但他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活儿干。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样，假如你不把自己真当一回事，怎么活都行的话，世界是广阔的，也真好活；但万一你要真的把自己当一回事了，这世界突然就会变得窄小起来，处处是钢门铁锁，你要不下一个头破血流在所不惜的决心，你是很难前进一步的。到第三天，冯宁已经走得有点烦了，也有点累了，中午时分，他一边啃着一个大饼，一边走进一个劳务市场。市场里挤满了从外地赶来的打工的年轻男女。下午，下起了小雨。在一家商场廊檐下躲雨的冯宁忽然发现马路对面就是市图书馆老楼，便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了过去。在报刊阅览室里借了一堆旧报的合订本，翻阅市内的各种企业的招工信息。忽然间一个通栏大标题吸引了他，那是一组报道基建工程兵当年集体转业的消息，图文并茂，充满了豪言壮语，气势如虹。冯宁忙用心地看了下去，接着在那一堆旧报里又找出许多篇关于基建工程兵转业安置的新闻报道，也知道了这些转业退伍兵脱了军装后，在深圳组建了几个建筑公司，便忙跑到街上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 114 打了个电话，说了一箩筐的好话，打听到了其中一个建筑公司的地址，并赶到了那里。

第六十四章

那个建筑工程公司坐落在一个老院子里。门上的黑漆已经斑驳。冯宁轻轻敲着传达室的门，里边没人回应。冯宁又敲了一回，里边还是没人回应。冯宁纳闷儿了。他掏出一个老式的挂表来看看，应该还不到下班时间啊，怎么就连这传达室里都没人了呢？他又看看紧闭着的大铁门，那冷冷清清的院子和旧楼里一个个黑乎乎的窗户。他怀疑这是不是组建不久的基建公司。正犹豫要不要离开这儿时，大铁门响了，从里边走出一个身穿旧军装的人来。

冯宁忙上前问：“请问，这儿是刚组建不久的市二建公司吗？”

那个人冷冷地说：“是啊！”

冯宁再问：“这传达室怎么没人？”

那个人却说：“奇怪吗？”

冯宁说：“没到下班时间呢。”

那个人说：“市场经济，有活儿就上班，没活儿待在这儿干啥呢？”

这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那个人立即打开大铁门，把那辆车让进门里。冯宁也要进门去。那个人马上拦住冯宁：“兄弟，你找谁呢？”

冯宁说：“找你们管事的。我也是退伍军人……”

那个人说：“深圳满大街都是退伍军人和打工仔、打工妹。你到底想干啥？是来给活儿干的，还是来揽活儿干的？”

冯宁说：“是想揽个活儿干干……”

那个人忙把冯宁推出大门，并“哐啷”一声，用力把大铁门关上了，一边还嘀咕道：“瞎凑什么热闹嘛！我们自己还找不着活儿哩！”

那辆车进了院子，停在那幢旧楼前，石长辛走下车，匆匆向楼里走去。

其实那楼里有人，不仅有人，而且还有不少的人，不仅有不少的人，而且还都是这个公司的一些头头脑脑的人物，正在召开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他们在讨论公司的前景。一股沮丧和沉闷的情绪笼罩着所有在场的人。

这时，石长辛走了进来。在场的人马上都站了起来。

石长辛说：“你们都在啊？张万斤呢？”

当年的四营长，现在的工程队队长张万斤忙站起，应了声：“在！”

石长辛从一个与会者手中接过一支烟，一边弯腰，去另一个人手里的火柴上去点烟，一边对张万斤说道：“你一个劲儿地打电话催我来，说是有好事。好事在哪儿呢？”

张万斤说：“听说石副师长马上就要荣升市府基建办副主任了，弟兄们都非常高兴，特地凑了两桌，为副师长庆贺……”

石长辛当然听出这个当年的部下话里的酸意，正色道：“你到底在搞啥名堂？”

张万斤自嘲地一笑道：“就是想为副师长荣升庆贺一下，没啥名堂。”

石长辛声色俱厉地呵斥起来：“张万斤！”

张万斤拧过头去，不说话了。

石长辛停顿了一下，向与会的大多数人扫了那么一眼，问：“到底怎么回事？工作时间不干正事，把那么些人都找来，开什么玩笑？”

一个转业干部说道：“报告副师长，我们现在工作时间没正事可干。”

一个老同志说道：“老四营转业过来的三百六十二位兄弟，已经有三四个月没活儿干了，有两个多月没发工资了。大家着急……”

石长辛说：“着急，去找市场啊，待在办公室里哭丧个脸，就能解决问题了？咱们老部队敢打敢拼、特别能战斗的老传统、老作风哪儿去了？！”

张万斤冷笑道：“还老部队、老传统、老作风呢？我尊敬的石副师长、石副主任，别再自欺欺人了。您进市府机关当头头去了，又吃上皇粮了，把我们扔进这个什么狗屁市场里，让我们自己去找活儿干，还说得好看，让我们下海闯世界，为人民再立新功。可是活儿在哪儿？”

石长辛说：“现在整个深圳热气腾腾的像个大工地，每天都要有一二十项工程项目开工。怎么会没有活儿？”

张万斤说：“深圳的确有活儿，整个深圳的确就是个大工地。可是活儿都在那些发包商手里。我们连那些发包商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儿，全都不知道，找谁要活儿？就算认识一个两个，你想从他们手里拿活儿吗？可以！你得带这个去！”说着，他故意很猥琐地做了个数钱的动作，“可我们能这么干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体转业的部队！我们还要自己这张脸！”说着又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我们还要给八一军旗守护这颗军心！”说到这儿，他

的眼眶一下湿润了。“可我们也是人，也得吃饭拉屎。也得养家糊口。我的石副师长、石副主任，您知道不，同志们不是不听话，不是不想在这个破深圳，扎根建设一个美好的特区。我们营已经有一百多位兄弟把家属从老家接过来了。已经有五十多个刚结婚的媳妇肚子里已经怀上了。这可都是深圳的种啊。他们想把深圳当自己的家，想在深圳好好干。几个月没活儿干，两个月发不下工资，还可以熬一熬，可下一个月咋办？再下一个月又该咋办？您知道老四营的这些弟兄们现在在干啥吗？您要有兴趣，跟我去瞧瞧！去瞧瞧您过去手下那些敢打敢拼特别能战斗的指战员们现在在你们给我们的这个‘市场’里到底在干啥！走啊！”

会场上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他们那位原先的副师长石长辛会怎么对这位口无遮拦的四营长发飙。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石长辛居然没发飙。他怔怔地看了一下张万斤，看了看此刻所有保持着高度缄默的老部下，只说了一句：“想让我上哪儿去看？走啊。”

吉普车带着石长辛、张万斤和其他两三位中年转业军官飞快地驰出二建指挥部简陋的院子。车子很快便行驶到一个比较冷落的街区。那是一条正在修建中的马路。他们看到，不远处有十几个年轻小伙子在捡拾施工中遗落在马路两旁的建筑垃圾。张万斤指着这些年轻人告诉石长辛：“这是我们营九连的一些兄弟。在这儿替打工的民工当下手，收拾工地上的垃圾。捡一天垃圾，一人给一元五角钱，够买两斤大米的。这点钱，连农村来的民工都不稀得来赚。”

然后，车拐进一个自由集市模样的小街，但没再往里开，就停在了路口。张万斤指着前边不远处一些摆地摊卖小日用百货的年轻人，告诉石长辛：“这是我们十一连的几个兄弟，带着家属在这儿摆地摊。一大早在这儿卖蔬菜。这会儿工夫在这儿卖小日用百货。可他们都是八级工，顶级的技术好手，都参加过中央军委国防部大楼工程的。”离开这儿，吉普车又从一条小马路里拐出。车的前方有六七辆架子车组成的一个车队，车上拉的全是沉重的红砖。几个小伙子脱光了上衣，吃力地拉着这些架子车。后头还有他们年轻的媳妇在帮着推车。张万斤颌首指指那些拉红砖的小伙子：“这是我们十二连的一些小伙儿……带着他们刚怀了孕的小媳妇在这儿拉红砖。这样一天每个人能挣一元八角钱。”

最后，车子行驶到一个崭新的小别墅楼前，在它马路对面停了下来。

张万斤指着那个小楼对石长辛说：“这是一个发包商的家。小子好像还不到三十岁，听说他是市里哪一个委办头头的小舅子，好像也当过两年兵，到深圳还不到两年，你看他已经住上这样的小洋楼了。我们来找过他。他明打明地跟我们提出，可以给我们工程干，但得从工程款里给他本人提百分之十的回扣，否则就一切免谈。给不给他这回扣？石副主任，同志们、兄弟们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工程款是国家的钱、集体的钱，就是港台海外老板的钱，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呀。到底给不给？他们控制着工程项目。你不给他们回扣，他们就跟你‘免谈’啊。”

说到这里，张万斤突然停下不说了。

从那小洋楼里走出一男一女。那男的就是跟冯宁较过劲儿的“栾叔”。女的也很年轻，但一身的珠光宝气，显得甚是富贵和傲慢。

张万斤本能地压低了声音：“就是那小子……这一带挺有名的发包商……”

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崭新的大奔驰，把“栾叔”和那个年轻女子接走了。

第六十五章

石长辛再没跟他的那些老部下说任何话。张万斤问他，还想不想看看弟兄们在深圳到底是咋活着的了？他只闷闷地说了一声：“回去！”看到弟兄们这样生活着，他的心一阵阵绞疼，这种绞疼远不是用“同情”二字可以说得清的，应该带有相当浓烈的“自责”的成分，也有“不解”和“不平”。他决定找市委书记宋梓南去好好“报告”一下情况。

宋梓南听说石长辛要向他汇报建设工程兵转业退伍后的生活工作现状，让小马立即安排了时间来见他。石长辛赶到宋梓南办公室，正要向宋梓南汇报情况时，宋梓南却又打断了他的话：“你稍微等一下。”说着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老周吗？你能过来一下吗？一起来听一个情况。是关于那些建设工程兵的。请秦秘书长也过来一下。把起草安置方案的那些同志都请过来。大家一起来听听。一起来想想办法。对。请他们马上过来。”

石长辛却说：“宋书记，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我没那么多话要说……只是想跟您单独说说话，提一个请求。”

宋梓南问：“啥请求？”

石长辛说：“能暂时不把我调到市基建办来吗？”

宋梓南问：“怎么了？”

石长辛说：“没什么……”

宋梓南说：“哎，你这个同志！说话只说半句，算什么名堂？！”

石长辛沉吟了一下，说道：“跟我一起转业过来的这些同志，现在走市场走得非常艰难。他们都是我带到深圳来的。在这最艰难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去摸索走市场的途径……”

宋梓南说：“我把周副市长、秦秘书长和安置办的同志都叫来，就是要让方方面面的同志都了解一点情况，一起来想想办法，帮助这些同志尽快适应走市场这道难关嘛！”

石长辛低下头，不语。

宋梓南：“需要我们为你们做些什么，只管说。”

石长辛还是沉默着。

宋梓南：“怎么不说话？”

石长辛：“宋书记，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其实……其实……只要市委市政府领导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集体转业来深圳的这两万名基建工程兵弟兄们，现在活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就行了。其他的我想我们能解决……”说着，站起来向宋梓南敬了个礼匆匆走了。

石长辛走出宋梓南的办公室，大步从在外头秘书室里工作的小马身边走过。他的神情引起小马的注意。小马想叫住石长辛，说一点什么。但石长辛却一反往常，没跟小马打任何招呼，就头也不回地从秘书室快快地走了出去。但敏感的小马还是从石长辛的眼眶里，看到有泪水在滚动。是的，只要一说起昨天自己亲眼看到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的现状，石长辛就无法抑制住自己心中的不平和内疚。但他又不想让书记看到自己居然如此“软弱”。而宋梓南看到石长辛突然起身就向外走了，忙按响了呼叫电铃，让小马赶紧告诉大门口传达室：“把石长辛给我请回来。”

石长辛回到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那幢旧楼里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白天在这儿开会的同志一个都没走，都等着他从市里能带回一点好消息。所以，他一走进办公室，这些人立即围了上来。